



往事

回眸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目 录

专家与将军的情谊	王莹棣 1
《新疆好》与马寒冰	丁 朗 5
刘炽话当年	崔 峰 8
珍贵的镜头	袁国祥 10
白求恩大夫为我截肢	左 齐 11
张仲瀚二三事	赵瑞生 16
我介绍刘胡兰入党	吕 铭 23
杜鹃程和《保卫延安》	张文彬 26
胡鉴两渡天山	李汉成 29
新疆现代农学的先驱涂治	陈之伟 31
克里木饰演周总理	刘 健 34
艾青在新疆	田文俊 36
程砚秋的新疆之行	张文忠 43
维吾尔舞蹈家康巴尔汗	辛 涉 45
唢呐伴我六十年	阿不都古力 51
而立之年的选择	汪师贞 55
忆父亲王鹤亭	王 勉 56
我与韩乐然的一段交往	赵 琦 62
一次与父亲的精神相会	陈雅丹 66
人生旅程的纪念	珀 琴 69
访将军摄影家袁国祥	韩忠智 73
哈孜艺术创作的三个里程碑	关维晓 77

用心作画的丁丁·····	肖 廉	81
张鹤年临危受命·····	胡文康	84
晚华灼灼·····	张 列	88
写不尽的新疆·····	张 列	90
“中国美利奴羊”的诞生·····	陈建中	93
将门之女杨拯陆·····	曹建勋	97
寻找彭加木·····	胡文康	101
吴明珠的追求·····	岳 明	106
徐鸿烈与天山大厦·····	刘荫楠	108
植根天山沃土的彝族教授·····	冯 浩	110
遗忘在荒野中的塑像·····	潘丁丁	111
我的小弟——小迪·····	杨晓芬	114
侧影看肖廉·····	列 子	117
我们战斗在前哨·····	麦 苗	120
《冰山上的来客》追踪·····	钟 孜	123
难忘古兰丹姆·····	钟 孜	126
天山红花法蒂哈·····	笑 莲	130
新疆——我通向极地的摇篮·····	李栓科	133
为“花儿”奔波一生的李富·····	王 瑟	136
一张秘藏的照片·····	王 琦	138
我为碧野带过路·····	袁国祥	139

专家与将军的情谊

王莹棣

1991年8月4日,是父亲王恒升教授的90华诞。那天,各方面的领导,父亲的朋友、同事、学生和亲人们纷纷前来祝寿,王震副主席此前也特为父亲题词:“王恒升教授为人类地质事业作出了贡献”。父亲是位地质专家,平时,王震总爱叫他“王专家”;而父亲则称王震为“王将军”。他们俩的情谊,已有40多年了。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了,这对一心要“实业救国”的父亲来说,是一线黎明的曙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部队尚未进疆之时,当时任新疆省地质局局长的父亲,满怀激情,带着陶峙岳将军的亲笔信,风风火火地赶到库米什小镇。接待他的是原二军六师师长张仲瀚。当父亲听说军队的首长带领士兵们,在焉耆、库尔勒一带,已经开始规划农田,投入了挖渠、平地、积肥和



青年时代的王恒升

制造农具的备耕工作时,他的眼里闪耀着晶莹的泪花,感到自己又能大显身手了。

解放初期,由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严重缺煤,给当地军民生活和建设带来很大的困难。一天,司令员王震找到了父亲,请他帮助解除这缺煤之急。父亲早就熟知许多关于王震将军的传奇故事,对他由衷地钦佩。现在将军亲自上门,他自然是又激动又兴奋。



1986年，国家副主席王震(左)在北戴河亲切会见王恒升院士(右)。

父亲带着由他组建的地质调查队，先普查城市附近的煤田，并选定离市区最近的六道湾，估算出煤层的储量及覆盖层的厚度后，决定开露天煤矿。

找煤心切的王震将军望着茫茫旷野，忧心忡忡地问：“王专家，究竟要挖多深才能见到煤？”

“估计挖到32米左右即可见到煤层。”父亲胸有成竹地回答。

几天后，父亲的话就兑现了。工人们挖到30米处时，果然挖出了全市军民渴望已久的“乌金”。王震将军兴奋地说：“在地面上就能确定地下是个大煤矿，这就是科学，这就是科学家的本事！”

正当父亲在六道湾煤矿忙得热火朝天时，有一天回到家里，母亲突然告诉他：“有人告你‘里通外国’，还说已被迪化法院判了16年有期徒刑。”父亲听了大吃一惊。

原来，因为父亲为人耿直，脾气急躁，在工作中得罪过一些人。他们便诬告父亲，把与国外交换一般地质资料的正常活动说成是“里通外国”、“间谍特务活动”，蒙骗了新接管的迪化法院。在没有与父亲见面、核实的情况下，也没有履行任何审理手续，法院

中国科学院
院士王恒升在
野外考察。
(1981年)



便在一次公审大会上宣判了,并通知父亲先进学习班交待问题,接受审查。

事情发生后,王震司令员对此给予了深切关注。他经过调查核实,了解到父亲确系受诬陷,是新接管的迪化法院错判。于是王震司令员便派秘书到学习班,用小车将父亲接到自己的办公室。王震一见到父亲便握住他的手说:“王专家,你受委屈了!”王震又告诉父亲:“由于迪化法院已公布了此事,我们得电呈党中央后,问题才能解决,你再等一等。”

3天后,王震又将父亲请去,高兴地对他说:“周恩来总理已经来电,并电告法院对你的判决无效,你不要有顾虑,好好地工作吧!我代表党向你道歉。”事后不久,父亲就收到一封盖有迪化法院公告、声明原判撤消的证明书。

一次,王震将军与父亲谈天,他问:“王专家,你对我们共产党有什么看法?”

父亲坦诚回答:“我一直主张实业救国,科学能使中国富强,因此我全力投身地质事业。对政治我很少关心,对共产党不了解。但我对共产党员有好感,觉得他们为人正直,积极上进,大公无私,热爱祖国,为人民大众办好事,敢于同坏现象作斗争。”



作者与父亲王恒升 1991 年于北京。（本文照片均为作者提供）

接着，父亲谈起解放前他曾营救两名共产党员孙志远和刘蓝波的经过。王震将军听后感慨地说：“你帮助过的这两位共产党员，现在都在我们党内担任重要工作。王专家，你不但无罪，而且对我们党是有功的人啊！”

在与王震司令员另一次交谈后，父亲回到家里，兴奋地对我们说：“我现在才体会到，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拥有几百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为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正是由于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追求，两颗火热的心连在一起了。1986年，身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在北戴河看望正在休养的父亲。他们像老朋友久别重逢，别提有多么高兴！

父亲如今已 97 岁高龄了，但仍很健康，思想也很敏捷。也许正因为他老人家青春年少时就爱动脑筋，好学好问，而且为寻找宝藏走遍祖国的荒山野岭，大自然才给予了他这难得的回报吧！

《新疆好》与马寒冰

丁 朗

《新疆好》是一支流传甚广、富有魅力的好歌。有多少人被这支歌儿吸引到了新疆，谁能说得清？

这支歌是1951年秋天在伊犁的农村诞生的。当时，新疆军区宣传部长马寒冰正在那里领导农民开展反对恶霸地主的斗争，恰巧，作曲家刘炽也从北京飞到那里采风，于是，马寒冰灵机一动，就在百忙之余创作了一部《边疆战士大合唱》的歌词，提请刘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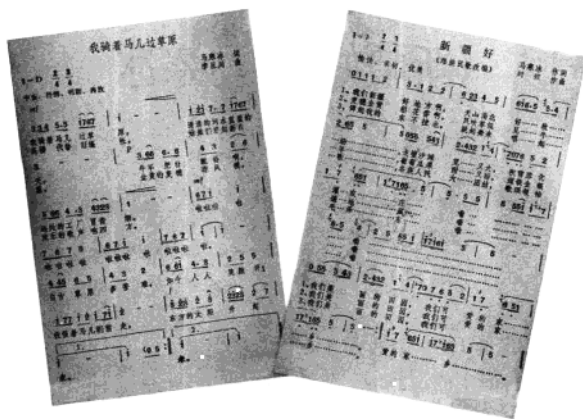


50年代初的马寒冰

曲；而《新疆好》，正是其中的一支。歌曲刚一问世，就把所有的人给迷住了。

据马寒冰自己说，赶写这部作品时，他实在太累了，点着一根香烟推敲字句，不料竟呼呼睡去，直到香烟烧疼了指头，烟灰烧糊了军衣。

马寒冰是个极不平凡的人物。他祖籍福建而出生在缅甸。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就职于缅甸《仰光日报》。由于写文章抨击英国殖民当局而遭到解雇，也因而使他的名字不胫而走，反而担任了侨办《兴商日报》的总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位华侨青年即毅然决然抛弃了工作，返回祖国，投身到八路军的行列之中。



马寒冰作词的两首著名歌曲。

他陪同印度援华医疗队走遍了华北敌后的各个战场，也随同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南征北战，经历了血与火的残酷斗争。国共和谈期间，他参加了军事调停处执行小组的工作，与蒋、美双方极力周旋；撤回解放区后，《晋察冀日报》连载了他在作战间隙写出的长篇报告文学《南征散记》，脍炙人口，名噪一时。

马寒冰具有多方面的才能。战争期间，他担任过医院院长、副官处长、后勤部长和宣传部长；进军新疆后，除了继续在军区任职之外，他还在地方的许多部门兼任领导职务，作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比如，作为外交部新疆特派员，他随同毛泽东去莫斯科，参加了关于联合开发新疆石油和有色金属的中苏谈判；作为新疆省政府文化处的副处长，他组织肉孜·弹拨尔和万桐书等人，抢救已经濒临灭绝的维吾尔大型古典音乐套曲《十二木卡姆》。后来，他调到总政治部，担任文艺处的第三处长和编审出版处的首任处长，一手创办了具有国际影响的《解放军文艺丛书》。因为他姓马，凑巧丛书的标志也是一匹奔马，人们就戏称之曰“马牌丛书”。

才华横溢的人常不免道路坎坷。延安整风时，马寒冰就曾被错定成“派遣特务”，调到三五九旅之后才得到平反。到了1957年的一个仲夏之夜，终因政治运动中受到别人的牵连而突然去世，享年仅仅40岁。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特批，马寒冰的遗体得以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安葬。不过，还是有人放不过他，在他的墓碑上只写了“马寒冰之墓”，而没有“同志”二字。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昭雪，才更换了新的墓碑。

马寒冰死得太早了，因而不可能有太多的作品问世，这是十分可惜的。但他毕竟给我们留下了《新疆好》以及《我骑着马儿过草原》这样久唱不衰的歌子。他虽然不在我们中间了，他的歌声必将伴随着时代的步伐，走进21世纪。对此，我深信不疑。



马寒冰的家属在墓前。

（本文照片选自《马寒冰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

刘炽话当年

崔峰

著名作曲家刘炽大半生中创作了近20部电影音乐、22部歌剧、80部大型音乐和1000多首歌曲。他的《一条大河》、《让我们荡起双桨》、《太阳跳出了东海》等早已唱遍全国、家喻户晓。可是没想到，见到了我，他却充满深情地唱起了那首至今仍令他激动不已的《新疆好》，追忆起为《新疆好》谱曲的情景：



“那是1951年，王震 著名作曲家刘炽

崔峰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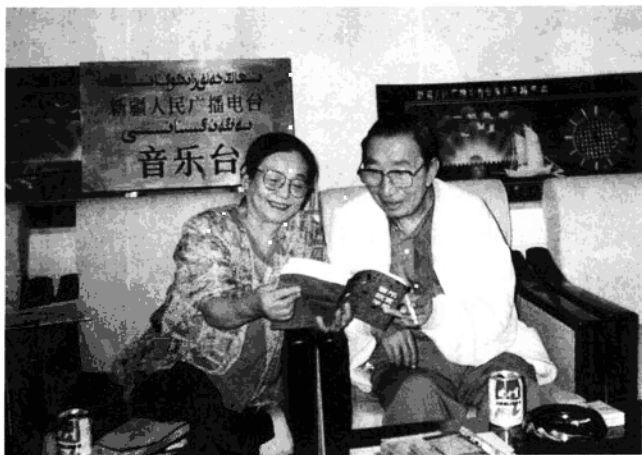
司令员调我与舞蹈家戴爱莲去新疆，准备为部队办一个艺术学校。正赶上部队在南北疆搞土改，我就随司令员到了伊犁……

“伊犁河两岸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各民族人民亲密无间的关系，深深感动了我。当时司令员让我为部队写一组大合唱，于是由当时军区宣传部长马寒冰写词、由我谱曲，写了一组《边疆战士大合唱》，共七首歌，《新疆好》为其中的第三首。为了领唱好《新疆好》，我们从军区文工团四五个独唱演员中，敲定了当时只有16岁的湖南姑娘陶思梦……

“首场演出在风光绮丽的霍尔果斯，那时正值金秋，远远的雪

山，静静的流水，无边的田野和珍珠般的牛羊，景色美极了。我们搭起了露天舞台，夜幕降临，部队战士、土改工作者，还有当地的维吾尔、哈萨克族老乡纷纷赶来，观看演出。当时大合唱由我指挥，40分钟的演出使人们群情激动、如醉如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一些维吾尔、哈萨克族群众非常激动地说，‘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么好的歌子’。1952年全军文艺会演，这首以伊犁民歌素材‘吉丽莫霍甫’写成的《新疆好》在全军获奖。1953年，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授仲伟演唱的《新疆好》，又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二等奖，从此《新疆好》唱遍中国，传向世界，我也与新疆结下不解之缘。”

刘老最后说：“想起新疆，我就有一种特别的爱。我爱那里的歌，那里的舞，那里的瓜果，我更爱那里的人，我在那儿交了很多朋友。这些年，只要新疆来人，我都要去看看他们。1981年、1986年我又第二次、第三次去了新疆……现在，只要一听到《新疆好》，我心中就激动，我心中已根植了永远抹不掉的新疆情。”



1995年9月，刘炽与当年首次演唱《新疆好》的陶思梦在新疆广播电台音乐台作实况演唱。

陶思梦 供稿

珍贵的镜头

袁国祥



1949年冬，王震将军从乌鲁木齐来喀什视察工作。在他临走前，利用早操时间向部队讲了一次话，我拍下了这张照片。底片在我的箱底放了40多年，一直没有洗印，没想到现在它竟成了我送给老首长王震的一件珍贵礼物。

1991年4月底，我在北京见到了已患重病的王震副主席。当他看到我为他拍的这张照片时，端祥了好一会儿，说：“这是在哪里照的？怎么穿这样的衣服？”

“这是1949年底，您在喀什二军军部操场上讲话时照的。那时，您从乌鲁木齐来时就穿着这套民族军的军服，只不过在皮帽子上加了个红五角星。”

他笑了，并饶有兴致地问：“我当时讲了些什么？”

“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疆。还说叫大家好好生产，保卫边防，三五年内解决老婆婚姻问题。从您这次讲话后，战士们中就传开了：‘王司令员说了，三年发个洋冈子（土语，老婆）！’”王老听了哈哈大笑，仿佛病也好许多。

白求恩大夫为我截肢

左 齐

左齐，江西永新人，1911年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土地革命、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9年任二军政治部主任，进军新疆，1950年任二军兼喀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3年任南疆军区政委，1956年任新疆军区副政委，1970年调任济南军区副政委，后任顾问。

1938年，我任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参谋长。12月17日，在伏击日军田原运输大队的战斗中，我的右肩臂负了伤。我们一二十个伤员，被担架队抬着，向后方转移。

走到半夜，伤员的救星——我们都这样称呼白求恩——带着手术组，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伤痛骤然消失，大家都从内心发出欢呼。

我一边吞着喜悦的泪水，一边注视着白求恩大夫。这位伤员的救命亲人，刚从战地赶来，一下马鞍，就从我开始，逐一检查伤势及护理情况。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火辣辣的誓言：

“不管白天黑夜，伤员什么时候送来，什么时候动手术。”

白求恩大夫这一响亮的口号，激励着伤员们愉快地接受治



1937年任八路军三五九旅平山团参谋长时的左齐。

疗，胜似打了一针兴奋剂。

此地叫上石樊。手术室设在老乡的空房里，分外宽敞。室内汽灯明晃晃地，四周墙壁挂满白布，两张方桌一并就是手术台，简单而干净。

第一个接受治疗的，当然是我这个重伤员。白求恩给我服下止痛药，使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轻松多了。又给我解开止血带，仔细检查伤口，发现止血带捆死了，下臂变黑，不行了。右肩臂连接之处的骨节，因连中两弹，已被打断。诊断结论：必须截肢！

我一听浑身冷了半截。想到终生残废，只剩左臂，还能对党做些什么呢。我恳求道：“不能让它留下吗？”

白大夫摇摇头，轻轻拍了我一下，像对孩子似地那样心疼，却又表情严肃地扭头走了。



他心里清楚，对我需要做耐心的说服工作；而这任务，除了拜托旅长兼政委王震，还有谁呢？

“左齐同志，你好些了吗？”

当我睁开双眼，扭过头来一看，果然是王震旅长坐在我的病床前，等待着我的回答。我点点头，他又

独臂将军左齐要求摄影师给他拍一张看不出残缺的照片，于是就有了这幅端着袖筒的留影。

袁国祥 摄



老战友：1950年喀什军区领导（左起）王思茂、左齐、郭鹏、顿星云。

袁国祥 摄

接着讲道：

“白大夫是为你的远大前程着想，才这样决定的，否则对你的身体更不利。你看呢？”

“那我不得了第二个晏福生了吗？”我团晏政委是众所周知和备受尊敬的独臂革命残废军人。

“那有什么！晏政委不是工作得挺出色吗？打仗勇敢，固然是革命军人本色；治好伤残，更是革命的无价财富。如果我处在你的情况下，我是愿意当第二个晏福生的。”

见他真的动了感情，我还有啥可说的？

“截吧！”听了我的话，他便立即俯身拥抱着我，替我擦干泪水，点了点头，表示赞赏。

白求恩大夫早已来了，高兴得热烈鼓掌，还有什么能把伤员治疗康复更为愉快呢！他紧紧握着王震旅长的手，满口“谢谢，谢谢”，乐不可支。

而王震旅长却满面笑容道：“你把话说颠倒了，‘谢谢，谢谢’，

应该是出自我们口里，而不是你。”

这样一说，大家都笑了。

手术时，我似在沉睡中，毫无异样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从敌占区平津搞到一点麻醉药品，该是多么不容易呀！

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不在手术台，而是在病床上。虽然失去一条右臂膊，身体却安然无恙。

得知手术成功，王震旅长非常高兴，他特意在我的日记本上
题词：

英勇的左齐同志：

诚恳地慰问你，

并向你致热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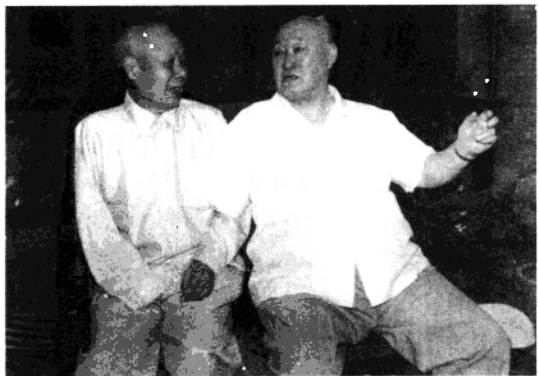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祝你健康！

王 震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

于河渐村伤员室



左齐1990年在北京与共同被白求恩大夫救治过的老战友，独臂将军彭清云在一起，两位独臂将军，见面份外亲热。 袁国祥 供稿